

## 前 言

詹姆斯·莫法特（James Moffatt）1904年出版了一本文选，题为《约翰·欧文金书》（*The Golden Book of John Owen*），这本书的作者当时年仅三十三岁，但已经注定要因后来翻译圣经而声名远播。莫法特发现，清教徒的作品有一种属灵的洞察力和大能，是当代教会无法与之匹敌的。

莫法特从欧文的著作收集了一系列语录，然后写了一篇简短的传略。他在前言中写道：

只有很小一群人还在随从约翰·欧文，读他的一两本专著，除此之外，他的文集已落入被人遗忘的牢房。文选很容易带有编者武断的品位，也容易让人对作者的认识变得零碎，对于连续写作的作者来说这种情形尤甚；但就我的判断，一本文选却是挽救约翰·欧文，让20世纪的人依然想起他、关注他的机会，至少是最好的机会。<sup>1</sup>

年轻的詹姆斯·莫法特或许无法想象，这种对欧文著作前途的悲观态度，到下一代人的时候就已被证明是大错特错了。事实的确证明他错了，因为今天欧文的著作在整个英文世界都可以找到，不

---

<sup>1</sup> ffatt, *The Golden Book of John Owen*, London, 1904, p. xii.

断再版，有人阅读。也许今天读他著作的人，要比自他去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。

这本对欧文教导的研究著作，说明人们重新发现了欧文，也表明了这一发现的直接结果如何。我在青少年晚期第一次读到他的作品，旋即对这位教师和神学家产生了兴趣。就像之前和后来的其他人一样，我发现他的作品所讲的，是当代福音派著作鲜有触及的问题（若是有的话）。欧文极富洞察力的解经，开启了我内心的渴慕，也相应地加深了我对耶稣基督恩典的确信。只是到了后来，我才意识到他的作品为何能如此强有力地对一个青少年说话：他著作的部分素材正是首先向牛津大学青少年大学生的讲道。自从接触他的作品，我就欠下了他的恩情。

本书便是为了偿还这份恩情，它实现了我长久以来的心愿，方便那些不太熟悉欧文著作之丰富，无暇读完他百万字作品的人，来了解他。我希望它能发挥一些“约翰·欧文阅读指南”的作用，为他的著作搭建基本骨架，引导人认识他的主要教导。

我也盼望本书不只是提供对约翰·欧文著作的索引，而它自身也是对上帝百姓生命中所存上帝之恩典的研究。欧文的著作已经说服我，他为当时的人所写的一切，都乃针对实践和牧养，就是促进真正的基督徒生活。欧文的助手大卫·克拉克森（David Clarkson）的一番话证实了这一点。克拉克森在欧文的葬礼上，向众人证道时说：“他用心良苦，就是要你们在生活和信仰操练中更加圣洁。”在福音派教导普遍忽视圣洁这个主题的年代，欧文依然说话，振聋发聩。

《欧文论基督徒生活》也是一本教牧神学的研究著作。本书涵盖神学，包括那种对人有最高要求的神学。但这是以实践为目的的神学——帮助有缺乏和在罪中的男男女女，让他们看到上帝在基督里丰盛的恩典。我盼望本书能促使人灵命长进，帮助和鼓励像欧文

一样带领和引导上帝百姓的人。欧文也不会甘心将他的著作作用在其他方面。

有鉴于此，我极力避免专业的讨论和批判。偶有所为，乃为解释欧文为何如此那般说话。对此类内容不感兴趣的读者，大可跳到该主题下一阶段，不会错失欧文教导的主旨。本书伴有大量脚注，乃望成为指路牌，供希望进一步查考欧文对特定主题有何教导的读者使用。

下面我要向使此研究得以成书的人表示感谢。其中当然包括出版社，在让人重燃对欧文作品的兴趣这方面，他们居功至伟。我要向马文·巴特（Mervyn Barter）、汉弗莱·米尔德雷（Humphrey Mildred）和伊恩·默里（Iain Murray）表示特别感谢，他们的友情让我在写这本书时备受宽慰。感谢侯顿（S. M. Houghton）和威廉·布雷斯福德（William Brailsford），他们在校对上给予我大力协助。我也得到了我的朋友，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图书馆管理员约翰·穆特（John Muether）的大力帮助，他慷慨地制作了索引。感谢爱妻多萝西，她对这份研究的付出，就像她在生命中对我的陪伴一样，我从她所受的鼓励比任何人都多。这本著作就是我献给她的感激和爱。

我希望写下我对守约之上帝的感恩，约翰·欧文极力阐述的，正是祂的恩典与信实。在写作这本书的年月里，无论生活是喜是悲，上帝的应许从未落空。这些年来，了解约翰·欧文的教牧侍奉（虽然是以书面形式），我深感荣幸；认识欧文的上帝，更是让我感恩备至。我的祷告就是，如欧文本人所愿，本书内容可以帮助读者更加忠心地服侍三位一体的上帝。

辛克莱·傅格森（Sinclair B. Ferguson）

美国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

对于认识他的人，我无需多言，他用心良苦，就是要你们在生活和信仰操练中更加圣洁；但是他深深哀叹，圣洁的大能在信徒当中衰退了。他非常关心，也竭尽全力防止、解决他自己羊群的灵命衰退。他是点着的明灯，是闪耀的光辉，你们也在一段时间里享有他的光。唉！虽然只是片时，但我们仍然可以在这光中欢喜快乐。

大卫·克拉克森

沉痛悼念已故牧师、博学的神学家、

神学博士约翰·欧文

## 第一章 约翰·欧文和他的基督徒生活

约翰·欧文 1616 年生于牛津附近的斯坦顿 (Stadham)，又名斯塔德汉普顿 (Stadhampton)。他是当地清教徒教区牧师亨利·欧文的次子。他有三个兄弟，威廉、亨利、腓利门，<sup>1</sup>还有一个妹妹，她的洗礼名没有记载，但婚后改为夫姓辛格尔顿。

人们对欧文一家的详情几乎一无所知。欧文后来有一次极罕见谈及他的成长，写到他的父亲“毕生是一位不从国教者，在主的葡萄园中辛勤工作”。<sup>2</sup>他大约十岁时在牛津诸圣教区的一家小型文法学校学习，预备十二岁时升入王后学院。他在 1631 年 11 月 4 日被牛津大学录取，学校要求他认信《三十九条信纲》(Thirty-Nine Articles)。他于 1632 年 6 月 11 日毕业，获得文学学士学位。

他在文法、辩论、哲学方面打下基础，并且参加学校要求的学术辩论，同时显然还能找到时间投掷标枪，参加跳远比赛！他也吹奏长笛。据说欧文在这段时期操练自己，每晚只睡四个钟头。作为青少年，他已在学术研究和健康不良方面播下种子，这些都成了他往后岁月的特色。据记载，他成年后说过宁愿牺牲学问，换取更好的身体。1635 年 4 月 27 日，他获得文学硕士学位，不久

---

1 威廉成为了牛津郡的神职人员。亨利是陆军少校。腓利门当了陆军上尉，于 1649 年战死在爱尔兰。

2 The Works of John Owen, ed. W. H. Goold, XXIV vols., Edinburgh, 1850-1853 (reprinted, London, 1965-1968). XIII. 224. 古尔德编辑的版本收集了十七卷欧文《文集》，加上了欧文所著的七卷《希伯来书注释》。再版时，原来第十六和十七卷的拉丁文内容省去，第十七卷中用英文写作的内容移到了第十六卷。这在少数几处影响了本书的脚注，再版引文的出处将放在括号内。



之后按立为执事，并且为了获得道学学士学位，开始了七年时间的学习。

这位年轻人继承了其父的清教徒信念，并且坚定持守，这段日子对他来说非常艰难。1628年，查理一世禁止人们对有争议的问题（如拣选和预定论）展开辩论，而对于欧文及他的朋友来说，这些正是处在福音核心位置的主题。威廉·劳德（William Laud）和高派教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，欧文意识到他不太可能继续留在大学里，<sup>3</sup>因此，虽已“接受圣职”，他于两年后离开牛津大学，在爱斯科（Ascot）的罗伯特·多默爵士（Robert Dormer）家中担任教士和私人教师。对一个讲求良心的人来说，这是避免与教会当局产生冲突的最佳作法，这也给了他私下思考和研究神学的机会。后来欧文去到约翰·劳雷斯勋爵（John, Lord Lovelace）家里，位于伯克郡（Berkshire）的贺利（Hurly）。劳雷斯是一位保王党人士，1642年称为“国王战争”的英国内战爆发后，欧文搬到了伦敦。

虽然年轻的欧文已经持守清教徒的信念，但他似乎没有得救的确据。有一部早期匿名作家所写的欧文传记（1720年），认为他有将近五年时间处在忧郁状态。但到了伦敦之后，他专程到奥尔德曼伯里教堂（Aldermanbury Chapel）去听著名的埃德蒙·卡拉米（Edmund Calamy）讲道。然而令欧文非常失望的是，另一位传道人代替他上台，讲了马太福音 8:26。但欧文听了这篇讲道，经历到上帝的爱浇灌在他心里，<sup>4</sup>也得到了新的确据，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女。这个人的讲道让他得到了释放，不再有“奴仆的心”（罗 8:15）。虽然他后来竭尽全力，却未能得知这个人的名字。

---

3 W. Orme, *Memoirs of the Life, Writings and Religious Connexions of John Owen, D.D.*, London, 1820, p. 13.

4 IX. 606-609.

## 1. 开始侍奉

1642年3月，欧文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，发表了《揭露阿米念主义》(*A Display of Arminianism*)一书。<sup>5</sup>这是一本强有力的论辩专著，充满这位神学家和他所处时代的特色。他随即落在了众目睽睽之下。这本著作本身是题献给宗教委员会(Committee of Religion)的，<sup>6</sup>该委员会后来授予他在埃塞克斯郡的福特汉姆(Fordham)担任有薪教士，这地方离科尔切斯特(Colchester)约五英里。欧文此时已经反对侍奉生活中的形式主义，就在教会名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：“约翰·欧文，牧师(Pastor)。主后1643年7月16日。”这直白地表明他并不喜欢“国教教区牧师”(parson)这一说法。<sup>7</sup>

不久之后，他与第一任妻子玛利亚·鲁克(Mary Rooke)结婚，她为他生了十一个孩子，第一个孩子生于1644年。但只有一个孩子(是个女孩)活到成年，而且她的婚姻并不美满，回到父母家后，不久便死于热病。<sup>8</sup>在欧文提到他家庭生活的只言片语中，可以看到所有家庭都会经历的张力。例如，他在一封给约翰·桑顿(John Thornton)的信中写道：

“我们的香瓜熟了，我想你已经尝了送给你那些，本来我想多给你一些的，但是你知道马修这家伙。”<sup>9</sup>

马修是他的儿子，显然他很喜欢吃瓜！

欧文在福特汉姆定居时，很快便表现出他已深深感受到了牧师

<sup>5</sup> X. 5ff.

<sup>6</sup> 该委员会由上议院于1640年3月12日设立，其工作是审查所有在教义和教会纪律方面的新做法。

<sup>7</sup> Peter Toon, *God's Statesman: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Owen*, Exeter, 1971, p.17.

<sup>8</sup> 奥姆(Orme)说她嫁给了“一位威尔士绅士”，罗杰·奈斯顿(Roger Knyaston), *op. cit.*, p.36.

<sup>9</sup> *Correspondence of John Owen*, ed. Peter Toon, London 1969, p. 135. 马修死于1665年。

的责任。奥姆（Orme）提到，有一次欧文哀叹真正因为他的侍奉而得到帮助的人实在太少了，<sup>10</sup> 并且表示约翰·班扬（John Bunyan）讲道恩赐的价值远远超过他自己所有的学问。<sup>11</sup> 虽然如此，他自己的讲道却吸引了有影响力的会众，他终其一生帮助了许多人。<sup>12</sup> 会众或许因这位年轻牧师的学问和属灵洞察而深受震撼，就错误地觉得无需对他的侍奉表示感激。或许他们就是对他的感激太少了。无论何种原因，身为牧师的欧文对他们的关心是无可置疑的。他为教导他们专门预备了要理问答，并于 1645 年发表，足以表明这一点。<sup>13</sup>

此前，欧文在 1643 年已经发表了一份意义重大的研究，题为《牧师和会众本分有别》（*The Duty of Pastors and People Distinguished*）。<sup>14</sup> 他持守温和的长老会教会治理模式，反对他所认为的公理会无政府状态，但这种观点很快改变了。

## 2. 持守公理制

1646 年，欧文在福特汉姆的侍奉接近尾声，因为出现了相当不寻常的情形。教区长擅离职守，其薪俸岗位空置，宗教委员会于是任命欧文在教区担任牧师工作。上一任教区长去世后，对在职人员的任命权由宗教委员会回到有圣职授予权的赞助人那里。这位赞助人不喜欢欧文，于是任命了另一位继任者。离开前不久，欧文（当时还只有 32 岁）受邀于 1646 年 4 月 29 日在国会讲道。<sup>15</sup> 这

---

10 Orme, *op. cit.*, p.118.

11 A. Thomson, *Life of Dr. Owen*, Works I. xcii.

12 David Clarkson, *A Funeral Sermon on the Much Lamented Death of the Late Reverend and Learned Divine John Owen, D.D.* (printed with Anon., *The Life of John Owen*, lix—lxxv), London, 1720, p.lxxii. Orme, *op. cit.*, p.118 提到关于欧文影响力的两个见证，均记载于 John Rogers, *Bethshemesh, or The Tabernacle for the Sun*, London, 1653, Book II, ch. 6.

13 I. 465ff.

14 XIII. 3ff.

15 这篇讲道重印发表，见 Works VIII. 2ff.



一年之后，他搬到科格索尔（Coggeshall），在著名的圣彼得大教堂做讲台侍奉，服侍一间约两千人的教会。约翰·塞吉维克（John Sedgwick）和俄巴底亚·塞吉维克（Obadiah Sedgwick，威斯敏斯特会议参会者）兄弟曾在该教会交替侍奉。

伴随着地点改变，欧文自己的思想也有内在的进展。他现在成了持守公理制信念的人，至少已处在萌芽状态中。他在《对论述教会分裂专著的澄清》（*A Vindication Of the Treatise on Schism*）<sup>16</sup>中描述了自己的思想转变，反思了之前在《牧师和会众本分有别》中所写的内容：

当时我自己年纪尚轻，大概二十六七岁。独立派人士和长老会之间的争议也才出现不久。我自己对此的认识也确实不清楚，特别是不清楚公理会那一方的陈述。这部作品所表明的概念，单纯就事论事来说，并不是（从结果上看）切合一方或另一方的观点，而是与当时我所居住地方的一些人的意见分歧有关。由于不熟悉公理会的治理方式，我才承认自己支持另一方，却不晓得我的原则，其实是与他们的判断和信念一致的，我没有深入考察这些事，就因反对主教制及其礼仪而得出了结论。重新审视书中的主张之后，我发现自己的原则更切合公理会人士，而不是长老会人士的判断和做法。只是由于当时我尚未了解这些敬拜上帝之道进一步的清楚信息（自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已在当中有所参与），正如我曾说过的，就承认自己支持长老会的意见，反对民主式治理带来的混乱；实际上我现在依然反对，而我认识的英格兰所有公理会人士也是反对的。把当时所写的与我目前的判断相比较，

---

16 XIII. 209ff.

我几乎找不到二者之间有丝毫分别，只是由于错用了名称和事物，才导致我有此指责。其实不久之后，我认真调查了这场那时在这些国家如火如荼的争论。在公理会方面，我当时并不认识任何人（牧师或别的人）；就所知道的而言，我也只是在生活中见过一个人而已。而我所熟悉的，完全是长老会的牧师和会众。但按着从上帝领受的能力，我阅读了双方出版的各样书籍，并与圣经加以比较。纵览这些书籍之后，就像我面对其他争论时的做法一样，我聚焦在看起来最有体系、最强烈地反对我当前所相信之观点的一本著作，特别地加以思考和查验。那本书就是科顿（Cotton）先生论述“天国的钥匙”的书。尽己所能，我勤奋而真诚地查考和反驳，不过，我只是为了自娱自乐。在具体开始这项工作之后，结果却和我想的截然相反……我被说服了，接受了这本书和这些原则，而我之前是想反对的。<sup>17</sup>

欧文就这样被说服相信了“公理会之道”，并在科格索尔按这些思路召聚了一间教会，与此同时继续在圣彼得大教堂开展他的教区侍奉。

### 3. 更大的影响力

欧文此前已经发表著作，现在更成了有一定声望的讲道人，而“第二次内战”期间发生的事很快就将他推入公众视线之内，身居意义更为重大的位置。1648年6月，费尔法克斯（Fairfax）元帅围困科尔切斯特，邀请欧文在他的部队讲道。结果欧文成了许多军官，包括克伦威尔的女婿亨利·埃尔顿（Henry Ireton）在内的密友。后来，1651年，欧文还在埃尔顿的葬礼上讲道，题目是《上帝释放劳

---

<sup>17</sup> XIII. 222-223.

欧文论基督徒生活

---

古道译丛·清教徒研究

**作者:** 傅格森

**译者:** 梁曙东

**出版:** 经典传承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: 香港观塘巧明街 111 号富利广场 2103 室

电邮: CCPHservice@hotmail.com

**发行:** 基道出版社 Logos Publishers

(852)2687 0331

info@logos.com.hk

https://www.logos.com.hk

**字数:** 182 千字

**版次:** 二〇二一年七月 初版 (简体)

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

---

John Owen on the Christian Life

---

**Author:** Sinclair B. Ferguson

**Translator:** Duncan Liang

**Published by:** Christian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

Rm 2103, Futura Plaza, 111 How Ming St, Kwun Tong,

Hong Kong

E-Mail: CCPHservice@hotmail.com

**Copyright** ©Sinclair Ferguson 1987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,  
Edinburgh EH12 6EL, UK

1st edition, July 2021

**ISBN:** 978-988-75335-5-9 (simplified scripts)

**E-Book ISBN:** 978-988-75335-4-2 (simplified scripts)

**All Rights Reserved.**

©1987 by Sinclair Ferguson  
All Rights Reserved

如果我能论证基督是上帝，然而在我心中却不能感知祂是与我灵魂立约的上帝这一甜美的事实，我会因此变得更好吗？如果我能用见证和论证证明基督为罪满足了上帝的公义，却因我的不信，上帝的愤怒常在我身上，我没有经历到自己在祂里面成为祂的义，即如果我在上帝面前看不到我的罪归算给了祂，祂的义归算给了我，以及这是何等的美好，那么这对我又有何益处呢？如果我承认并论证，上帝用祂圣灵不可抗拒的恩典做成使罪人归正的工作，我却从未在经历方面认识到我是死的，彻底没有行善的能力，抗拒上帝的律法，并且敌对原本就存在于我自己的灵魂当中，我从未经历上帝使我复活、光照我、在我身上结出顺服果子等大能的浩大功效，这到最后对我会有什么益处吗？

唯独在人心中的真理的大能，能让我们在遭遇试探时紧紧抓住真理。那么，除非我们看到真理的大能常在我们自己心里，不断地经历到我们要在上帝面前站得住，与祂相交，从而看到这些真理的必不可少，甚为美好，否则就不要以为，只是因为我们相信福音伟大教义的真理，我们就像其他确信的人一样是好的。

/ 约翰·欧文

ISBN 978-988-75335-5-9



9 789887 533559

Published in Hong Kong  
HK \$146.00

©1987 by Sinclair Ferguson  
All Rights Reserved